

钱路劼 © 著



钱路劼 电影剧本选

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钱路劼 © 著



钱路劼 电影剧本选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• 成都 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钱路劫电影剧本选 / 钱路劫著. —成都: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5643-3997-5

I. ①钱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电影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33429 号

钱路劫电影剧本选

Qian Lujie Dianying Juben Xuan

钱路劫 著

责任编辑 罗爱林
特邀编辑 顾维群
封面设计 严春艳

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(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)

发行部电话 028-87600564 028-87600533

邮政编码 610031

网址 <http://www.xnjdcbs.com>

印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 165 mm × 230 mm

印张 16

字数 234 千

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

书号 ISBN 978-7-5643-3997-5

定价 42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: 028-87600562

目 录

CONTENTS

上篇 剧本

喜画	/003
极限穿越	/060
你是我的世界	/143

下篇 创作谈

《天机》导演阐述	/219
《鏖兵天府》：60年前那段生动的历史 ——导演随笔	/229
青春靓色、音乐力量和草根命运 ——故事片《非秀不可》导演笔记	/240

附录 钱路劼艺术简历	/249
------------	------

上 篇

剧 本

喜 画^①

人物表

1. 魏大爷：60 来岁，农民，绵竹年画传人，尤擅画门神，人称“魏门神”。

2. 魏长龙：20 来岁，农民，魏大爷的二儿子，绵竹年画的年轻传人，尤擅画门神，人称“小门神”。

3. 朱老板：40 来岁，绵竹著名的烤酒作坊“剑南烧坊”的老板。

4. 千豇豆：30 来岁，朱老板的妻子。

5. 朱小姐：17 岁，省城女子学堂的学生，朱老板的女儿。

6. 蓝膏子：近 50 岁，绵竹著名的膏子店的老板。

7. 米冬瓜：40 来岁，蓝膏子的妻子。

8. 蓝二蛮：18 岁，蓝膏子的女儿。

9. 竹婆婆：60 多岁，农民，绵竹年画传人。

10. 竹 妹：18 岁，竹婆婆的孙女。

11. 襟襟丑：40 岁左右，乡村川戏班的丑角、班主。

12. 笑和尚：30 多岁，乡村狮舞队的头头。

13. 米歇尔：20 来岁，来绵竹采访的加拿大记者。

14. 刘厨子：40 来岁，绵竹著名川菜馆“蜀香楼”的老板兼大厨。

15. 蓝幺舅：30 来岁，做九斗碗的乡下厨师。

1. 片头

一组快节奏的镜头组接——

在具有浓郁四川特点的喜庆音乐中，贴在门上、挂在屋里、画在墙

① 本剧本获 2009 年国家广电总局等夏衍杯“创意电影剧本奖”。

上的一幅幅充满浓郁川西民间色彩的绵竹年画传世佳作——

硕大的“双扬鞭”图案的“落地门神”……

传统的《金童玉女》《招财童子》……

具有浓烈创新意味的《骑洋马儿的女人》……

漂亮的仕女斗方……

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川剧戏文……

著名的清代长卷《迎春图》……

轻松、幽默、愉快、喜悦的旁白：“绵竹年画，中国四大年画之一，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中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。人们一直把它叫做‘喜画儿’。数百年来，它绽放在这片富饶肥沃的土地上，给人们带来多少快乐、希望和欢笑。这里要给大家讲的，就是关于这‘喜画儿’的一段非常乐呵、非常有趣儿的故事。”

在以上画面和音乐背景上，同时出现本片的片名及编导、演员等字幕……

2. 川西农村 日、外

（淡入）隆冬，呼啸的寒风，刮过萧瑟的川西农村大地。

字幕：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岁末，中国四川农村

镜头缓缓推向一座有些破烂的农家小院。

但这座小院里，却充满着一种热气腾腾的气氛。

3. 魏家小院 日、外、内

一双粗糙的手在一块古老的木刻版上印着。我们可以看出，古老的木刻版已经很有些岁月。

粗糙的手轻轻揭起绵纸——绵竹特产的一种专门印制年画的纸，又轻轻举起。

这是一幅只印有墨线轮廓的门神年画的半成品。

粗糙的手将门神年画的半成品交给一双稚嫩的手。

稚嫩的手立刻小心翼翼地拿着门神年画的半成品，向挂在堂屋外的一条绳子跑去。

镜头拉开，这时我们看见，原来这座有些破烂农家小院里的堂屋外和四周的土墙上，都牵着长长的绳子。绳子上挂着一幅幅已经完成的和即将完成的年画，红红绿绿的，好不热闹。

60多岁的“魏门神”魏大爷，正领着其十六七岁的小儿子魏家老三魏长科，拿着笔，端着五颜六色的颜料碟，站在绳子前，为那些只印了墨线轮廓的半成品年画上着颜色。魏大爷的眼睛虽然已经有些不行了，但仍全神贯注地画着。其身旁放着一只贴着“剑南烧”三字的小酒罐和一只酒碗。老爷子不时要端起碗喝上一口酒。魏长科瘦瘦弱弱的，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。

转眼之间，（叠化）一幅幅色彩艳丽、地方风格浓郁、栩栩如生的绵竹年画，便出现在我们眼前。有斗方，有戏文，但最多的还是门神……

坐在院子的一角，用一双粗糙的手继续在那些祖传下来的木刻板上印着的，是魏门神那老实巴交的、30多岁的大儿子魏长庚。从其身坯和神情看，魏老大像个地道的农民。

连老人家的两个小孙子也兴奋地加入了这忙碌的队伍。那双稚嫩的手是10来岁的大孙子粟娃。这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川西农村娃娃，一直站在他爹魏老大的身旁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爹。只要他爹印出了一张，他就急忙接过来，又飞快地跑去，挂在绳子上，供爷爷和三叔作色。而6岁的小孙子谷娃，扬着一张被冻得红扑扑的小脸，则在院里前前后后地跑着。他一会儿给爷爷递上酒碗，叫爷爷喝上一口；一会儿又从爹那里“抢”下一张只印了墨线的半成品，飞快的送到牵绳子处，叫哥哥挂上……

厨房里，灶膛中熊熊燃着的柴火；大锅上蒸着热气腾腾的蒸笼；案板上正切着的腊肉、香肠……

近60岁的魏大娘和30来岁的魏大嫂，则在这里麻利地忙着。

好一幅川西农村年画人家家庭作坊的岁末图！

有顷，魏大爷又停下笔来，端起酒碗，喝了一口，问魏老三道：“老三，你二哥呢？咋还不回来？”

魏老三小心翼翼地答道：“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事了？”

魏大爷不满地将酒碗往身旁的木凳上“啪”地一放：“谁知道他又被

啥鬼事情缠住了！”说罢，气咻咻地扭头又继续为挂在绳子上的年画着色。

酒碗里的酒剧烈地摇晃着。

魏老大、魏老三和厨房里的魏大娘、魏大嫂都有些紧张地面面相觑。

4. 县城内的一条街道上 日

20 来岁，长得魁伟结实，举止豪爽、洒脱、风趣的魏老二魏长龙，正背着一个装年画的竹背夹，大步流星走来。竹背夹基本空了，只是在底部还留着不多的十余张叠好的新年画。

魏长龙一边继续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，一边不时从怀里掏出一个圆圆的东西看着，悄悄地得意地看着。

5. 巷口 日

与街道相接的一条小巷里，跑来一个十七八岁，穿着白衣黑裙、白袜黑鞋学生制服的漂亮的女学生。这是该县著名的烤酒作坊——剑南烧坊朱老板的独生女朱小姐朱雨雯。朱小姐在省城女子学堂就读，眼下是放寒假回家来过年的。

紧跟着，在朱小姐的身后，又跑来一个女孩。这是朱小姐的贴身丫头绢儿。绢儿才 15 岁，个子小小的，压根还是个没有长成的小女孩。

当二人刚刚跑到巷口，躲在墙后偷看时，魏长龙刚刚宝贝似地揣上那个圆圆的东西，经过巷口走过去。

望着魏长龙大步流星走去的背影，朱小姐悄悄问：“绢儿，这就是魏老二魏长龙？”

绢儿点了点头：“嗯。”

朱小姐仰慕地：“嗨，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！好帅的帅哥呀，在省城我们学堂里哪有这样的人才！”（注：20 世纪的人说当代话，后现代的喜剧手法。本剧拟试用一些，以增加全剧的喜剧气氛。下同。）

绢儿羞得直用手指头拨着脸：“丑死了，丑死了。小姐，不知羞，不知羞！”

朱小姐：“有啥可羞的？老师说，都民国了，我们新学堂里的新学生，就是要敢于自立。你这封建死脑筋！”

话音未落，绢儿突然指着街对面喊：“你快看，小姐！”

朱小姐忙举目一看——

6. 街对面的蓝家膏子店 日、内、外

街对面是一家专门经营绵纸、文房四宝和膏子（川话，当时对颜料的俗称）的老店。门上“蓝家膏子店”的金字老匾和三开间的铺面，显得十分气派。

店外，站着一个十七八岁、穿着花布小袄、扎着一对“丁丁猫”（川话，即翘小辫）胖胖的女孩——蓝家膏子店的二小姐蓝二蛮。

蓝二蛮望见魏长龙走来，乐得直拍手。然而，魏长龙却从怀里掏出那个圆圆的东西，乐呵呵地看着。原来这是一件当年非常稀罕的西洋货——一面圆圆的小镜子。

小镜子里，出现了魏长龙那扮着的鬼脸。他一边继续大步流星地往前走，一边调皮地不断变着鬼脸，自个儿逗着自己，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拦在路中间的那个胖丫头蓝二蛮。

蓝二蛮气得撅着嘴，蹑手蹑脚地从其背后走过去，又“哇”的一声，突然跳在了魏长龙的面前：“看啥宝贝呢？长龙哥！”

魏长龙慌忙将小镜子赶紧揣进怀中，并掩饰地：“哦，没，没啥……干啥呢？二蛮。”

蓝二蛮：“长龙哥，你家的货送完了？”

魏长龙：“送完了。冬月初一挂幌子……”

蓝二蛮立刻接着说道：“腊月初一出摊子……”

魏长龙：“对，现在早过了冬月初一，家家户户的货都送完了。只等腊月初一到，便摆起摊子卖年画，迎接各路的客商和乡亲们喽！”

朱二蛮：“那好，长龙哥，你快跟我走！”说着，便不由分说地将自己的手臂往魏长龙的手臂里一挽，拉着魏长龙便往蓝家膏子店里走。

魏长龙竭力地挣脱着：“哎！哎！二蛮，二蛮，蓝二蛮！你，你这是要干啥子？”

然而，蓝二蛮却使着蛮力，紧紧地挽着魏长龙的手臂，毫不松手，愣是把魏长龙拖进蓝家膏子店里去了。

7. 巷口 日、外

巷口，躲在一面照壁后的朱小姐一看，大惊，忙问绢儿：“绢儿，他们这是要去什么？”

绢儿忙对朱小姐一阵耳语。

朱小姐一听，立刻傲慢而不屑地：“嗨，她？大字不识一个的蛮丫头，又刁又蛮，她，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呀！”

娟儿急得直跺脚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小姐……是，是，是……”

朱小姐：“死丫头，急死我了，她究竟要做啥子嘛？”

娟儿对着朱小姐的耳朵又是一阵耳语：“唉，小姐，你不知道，他们……”

朱小姐一听，惊得立刻瞪大了漂亮的眼睛：“啊，还有这样的事儿！”忙对绢儿：“走，娟儿，快回去！要不，就来不及喽！”

二人转身便疾走。

8. 巷内 日、外

“乃呛，乃呛，乃乃呛……”

一座院子外，一群老者正坐在门口打围鼓。

老人们正起劲地练着。

“戚乃，戚乃，一乃呛！……”

二人走着，走着，居然踩着这川剧的锣鼓点子走起来。

打围鼓的老者们惊奇地看着这两个女娃子——踩着川剧锣鼓点子走来的一个小姐和一个丫头，也越敲越起劲了。

“乃乃呛，戚乃呛，乃乃戚乃一乃呛……”

朱小姐和绢儿居然也踩着这川剧锣鼓的点子越走越快。

那双穿着女学生青布鞋的脚和那双穿着丫头花布鞋的脚，简直像在这小巷中的青石板路上飘了起来，让过路者们都看傻了眼！

9. 剑南烧坊 日、内

这是当地最著名的一家烤酒作坊。前面是三开间的铺面，高挂着

“蜀中美酒剑南烧”的幌子，卖酒。后院是作坊。几间大木屋里，一排大甑正热气腾腾地蒸着酒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叫“前店后厂”。

尽管是冬日，但烤酒的伙计们都穿着短裤，打着赤膊，在汗流浹背地忙着。

近50岁、秃瓢、长得敦厚结实的胖胖的烧坊朱老板，满脸堆笑地领着一群客人走来。客人中有穿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，有穿中山装的民国政要，还有当地的乡绅、文人、名流。

朱老板指着蒸锅：“各位，这就是敝号新添的几口蒸锅。”

客人们均兴奋地向朱老板拱手祝贺：“恭喜！恭喜！朱老板，你又有几口锅要出酒了！”

“裕福兄，你这剑南烧坊真是越办越旺啊！”

朱老板也兴奋得咧着嘴笑着，不停地拱手回敬道：“嘿嘿，嘿嘿！托祖宗的福，托这老窖的福！同喜，同喜！同旺，同旺！”

10. 朱家院子 日、外

这是朱家的住所，与剑南烧坊仅一墙之隔。朱小姐领着绢儿蹑手蹑脚地从后门悄悄溜了进来。

二人继续蹑手蹑脚地穿过花园，向后院的绣楼走去。

绣楼下，我们看见了一辆停在那里的当年非常罕见的自行车。四川老百姓把它叫作“洋马儿”。

朱小姐领着绢儿急急地登上楼梯，往自己的闺房走去。

11. 剑南烧坊 日、外

偌大的灶膛里柴火熊熊。

蒸酒的一排大甑上，冒着越来越浓的腾腾热气。

朱老板兴奋得一边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火候，一边不停地用手甩着光头上的热汗，不断说道：“各位请稍等片刻，请稍等片刻，这新酒马上就要出来了，马上就要出来了！”

客人们都屏息静气，期盼着那奇妙的时刻。

转眼之间，晶莹的琼浆——甑里的新酒果然一滴一滴地滴出来了。

遗老、政要、乡绅、文人、名流们不禁一片鼓掌、欢呼。

朱老板忙令伙计用土陶碗取来，并亲自送上，请客人们一一品尝。众皆捋须咂舌，摇头晃脑，煞有介事地品尝着，顿时更是一片“啧啧”的赞叹之声：“裕福兄，你这剑南烧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！”

“是啊，醇和甘甜，回味悠长，赛似琼浆！”

“可不，一口触杯，笑煞太白；三杯下肚，醉倒酒仙！”

“新年添新酒，吉兆呀，吉兆，大吉兆！”

朱老板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地连连拱手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承蒙各位抬举！承蒙各位夸奖！”又抬手引路道：“因门面上供不应求，小的还新开了一家新店，请各位再移步赏光！”

“好啊，好啊，去朝贺朝贺！”遗老、政要、乡绅、文人、名流们更兴奋地说笑着，立即随朱老板而去。

12. 朱小姐绣楼 日、内

朱小姐虽然走进了绣楼，但眼前还老是晃动着刚才所看见的一幕——（闪回）蓝家膏子店外，蓝二蛮冲过来，用自己的手臂挽着魏长龙的手臂，就将他往自己家的膏子店里拖……

朱小姐气得一屁股坐下来，便紧张地思谋着对策。绢儿走过来想送茶水，也不敢送。

我们看见，朱小姐的这绣楼虽然名为绣楼，其实与一般意义上的绣楼有很大的不同。它压根没有女红之类的东西，而是摆着书，挂着画，俨然是一间新派女学生的闺房。

朱小姐正心急如焚，隔壁的烧坊里突然传来一阵喧闹的人声。

朱小姐不禁烦躁地侧头往花窗外一望——

13. 剑南烧坊新店 日、外

原来是她爹朱老板正领着客人们往新店走。

新店距老店不远，但看来比老店更有气派和规模。新店尚未全部完工，几个泥木匠人正在门口，进行着最后的忙活。

新店最醒目的是有着一扇高达丈余的对开大门。门扇还未装上，正

被架在一旁的马凳上在继续加工。但门框旁已挂上了一副新刻的楹联“天下何人不识君，万里闻香剑南烧”。

前清遗老模样的客人突然正色道：“朱老板，你这也叫联？你这也叫联？羞煞老夫，羞煞老夫！赶快取下来，赶快取下来！”

着中山装、挂金表、戴礼帽的客人立刻讪笑道：“孟老夫子，现而今早就是民国了，还讲你那些臭八股干啥？依我看，管它啥工不工整、对不对仗的，只要让我们剑南烧坊的剑南烧，名扬全川全国，就是好联呀！”

其他客人也一齐起哄道：“是啊，孟老夫子，你快别再酸了！”

“对，裕福兄，就这好，就这好，妇孺皆识，字字吉言啊！”

另一客人却望着架在马凳上，木工们正加工着的两扇大门道：“要我说话呀，裕福兄，你这剑南烧坊要再旺呀，还缺一样东西。”

朱老板：“啥东西？”

客人：“落地门神！”

众立刻一齐兴奋地喊起来：

“对，落地门神！落地门神！”

“我们咋就没想到呢！”

“那可是个保家宅带财运的法宝啊！”

.....

14. 朱小姐绣楼 日、内

“落地门神！”“落地门神！”的喊声，立刻引起了朱小姐的注意。

朱小姐条件反射似的“呼”的一声站起来，立刻奔至花窗前探头细听。

15. 剑南烧坊新店 日、外

那客人又问朱老板：“朱老板，你这新店啥时候开张？”

朱老板：“过年以前。”

客人连连击着掌道：“好，太好了，那就太好了。”又郑重地：“裕福兄，你必须赶在过年以前，到魏门神那里去请一对落地门神回来。那你可就真正双喜临门了！”

另一客人：“对，朱老板，那魏门神的落地门神可灵了。只要能请来，保你全家岁岁平安，财运高照，洪福齐天，人寿年丰！”

朱老板一拍胖脑门：“哎，看我，看我这豆渣脑壳，这些日子就忙那新酒去了，咋就没想到这一招呢？”又立刻吩咐一直紧随其后的管家道：“快，快，代带上几坛陈年的剑南烧，再多备些银子，跟我下乡，去请魏门神！”

“是！”管家答应着，正要去。

“慢！”一客人突然叫住管家，并压低声音，对朱老板神秘秘地说道，“裕福兄，别急，我看，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啊！”

朱老板惊：“为啥？”

那客人：“我听说蓝膏子最近盖了新公馆……”

朱老板：“他也要去请魏门神？”

那客人：“对，大过年的，又都是做买卖的，谁不图个吉利呀？”

另一客人：“是啊，在这川西坝子，请啥玩意儿，都不如这落地门神灵呀！”

又一客人：“可这魏门神每年过年之前，只能画一对落地门神呀！”

那客人：“对，这是规矩。”

朱老板惊：“哦……”搓着一双胖手，近乎绝望：“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！”

那客人：“别急，别急，裕福兄，大家快来想想，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剑南烧房的酒客——前清遗老、民国政要、当地乡绅、文人、名流们，忙将头凑了过去，在一起紧急商量起来……

16. 朱小姐绣楼 日、内

朱小姐听到这里，突然从花窗前跑回来，冲向衣柜，从那古色古香的大衣柜里，抱出一个精美的小瓷坛。小瓷坛上，贴着一方红纸。红纸上用毛笔写着七个大字：“密藏康熙剑南烧”。

绢儿忙上前制止道：“小姐，这是老爷的宝贝，是专门留来给你将来做陪嫁的……”

朱小姐将小瓷坛往绢儿怀里一放：“我啥时候要出嫁了？啥嫁妆不嫁

妆的？快，抱着，快跟我走！”说毕，其穿着白长袜青布鞋的脚已“噌噌”地下楼了。

绢儿抱着小瓷坛忙紧紧跟上。

17. 魏家院子 日、外

魏老大已停止了印版。

魏老三也已停止了给挂在绳子上的半成品年画填颜料上色。

兄弟二人都在收着绳子上已经完成的年画成品。挂在绳子上的、只印了墨线轮廓的半成品年画已经不多了。

只有魏大爷还在继续填着。但是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，其动作已越来越慢，碗里的颜料也已经越来越少了。

老三望了望天色，有些紧张地悄声问魏老大：“大哥，二哥怎么还不回来呀？”

魏老大正要回答。

魏大爷突然正色道：“收你们的画！到时候他再不回来，今年就别‘填水脚’了！”

魏老大：“爹，还来得及，我们就等等老二吧。他朋友多，出去总有些耽搁。”

魏老三也说：“是啊，爹，等会儿乡亲们还要来看‘填水脚’哩。我们不能扫了大伙儿的兴啊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不停给两个小侄子递眼色，并比划着要他俩赶快去给爷爷倒酒。

聪明机灵的粟娃和谷娃会意，忙跑过去，一左一右地拽着爷爷的胳膊，“哀求”道：“爷爷，爷爷，等等二叔吧！”“爷爷，爷爷，我们要看二叔‘填水脚’！可好看喽！”说着，一个抱起酒坛，一个端起酒碗，忙给爷爷倒酒。

魏大爷望着小孙子双手递来的酒碗，暂时没有接，仍铁青着脸：“哼，翅膀长硬喽！”说完，他还是接过小孙子递来的酒碗，又喝了一大口。然后，向剩下的不多的半成品年画走去了。

两个娃娃乐得直向他们的三叔魏老三挤眼睛。魏老大紧张地忙以眼色制止住两个娃娃。粟娃和谷娃吓得直吐舌头。大人和娃娃们望着老人